磐 石

■贾可宽

精短小说

一

1941年的第一场雪，裹着刺刀的寒光降临。

5.5万日伪军的“铁壁合围”像一把巨大的铁梳子，将沂蒙山腹地篦了一遍又一遍。枪声、火光、浓烟，日夜不息。

栓柱的连队奉命断后，掩护区机关和最后一批乡亲转移。

战斗在黄昏时打到最烈。一发九二式步兵炮的炮弹在附近炸开，灼热的气浪把栓柱整个掀飞，狠狠砸在冻土上。一块滚烫的弹片，像烧红的烙铁，楔进了他的左大腿。

栓柱醒来时，天已黑透，四周一片死寂，远处仍有零星的枪声。大部队不见了，身边只剩下满脸血污的“山药蛋”和两个同样挂彩的战士。

“连长，机关和乡亲冲出去了。”“山药蛋”的声音嘶哑，“咱连……就剩咱几个了。”

栓柱想动，腿上一阵剧痛。他知道，这块弹片不取出来，自己走不出这座山。

二

三人吃力地抬着栓柱，在烧焦的树林和倒塌的屋架间躲藏、穿行。日军的巡逻队和狼狗的叫声，像幽灵般在山谷间回荡。

第三天天擦黑，他们终于摸进一个偎依在巨大山影下的小村庄。村子几乎被烧光了，只剩下几堵黢黑的土墙和零星几间侥幸未倒的屋壳。

“这山……叫啥？”栓柱从门板的缝隙里望着天边那平顶的、沉默的巨影。

“老乡说，叫崮。”6年前在哈达铺跟上红军队伍的“山药蛋”，如今已是栓柱连里的一排排长。“这儿好多这种山，跟碉堡似的。”

“崮！”栓柱在心里默念。这山和赣南的山岭、长征路上的雪山都不同，它透着一种在绝境中如磐石般的稳。栓柱漂泊多年的魂，此刻竟生出一点渺茫的依托感。

三

他们被村尾一户人家接了进去。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脸上是山风和苦难蚀出的深痕，像屋后崖壁的裂纹。

她是山杏娘。炕角，一个约莫一岁多的女娃睡得正熟，那是小山杏。男人去年前跟支前队走了，再没回来。儿子今年春上才走的，刚满16岁。“说是去了咱们山东纵队，眼下也不知道在哪一团、哪一营。”

没有麻药，没有手术刀。山杏娘用煮过的剪刀和柴刀，在油灯下，硬生生剜出了那块带血的弹片。栓柱把一根木棍咬得咯吱作响，汗如雨下，没哼一声。

“命都不要了。”山杏娘低头处理伤口，声音闷闷的，“这是咋挺过来的。”

栓柱从剧痛中缓过气，挤出一句：“给……大嫂添麻烦了。”

山杏娘手一顿，抬眼看他。那眼神很深，像村外那口快冻住的井。“外话，你们把命都‘麻烦’在这儿了，俺这点麻烦算啥。”

那日，“山药蛋”等人留栓柱在这里养伤，他们去追赶部队了。

四

伤口还是感染了。在无药可用的严寒里，溃烂和高烧来得又快又猛。栓柱时而浑身滚烫，时而如坠冰窟。

山杏娘用尽了法子：把草药捣碎了敷上，用嘴吸出脓血，用葱白煮水给他擦身退烧。但栓柱的呼吸还是越来越弱，嘴唇干裂出乌黑的血口，喂进去的温水都顺着嘴角流出来。

第五夜，油灯将尽。屋外北风号叫，像山在哭泣。山杏娘摸着栓柱烫得吓人的额头，听着他几乎消失的呼吸。这个母亲，仿佛看着一个将要失去的儿子。她沉默地坐了一会儿，又回头看了一眼炕角饿得哭累了才睡去的小山杏，然后，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她拿起一只碗，缓缓地解开自己旧夹袄的布纽襻……

五

第一滴，落在栓柱干裂起皮的嘴唇上，毫无反应。

第二滴、第三滴……温热的、带着腥甜气息的暖流，缓慢地浸润进那焦土般的生命里。

起初只是本能的感到湿润。渐渐地，那濒死的喉咙开始无意识地嚅动、微不可察地吞咽。这是生命对生命最原始的召唤与应答。这是在战争这个巨大的毁灭机器面前，一个母亲用自己身体熬出的、最后的“活命汤”。

栓柱的意识，是在一种强烈的、混杂着遥远记忆的暖流中挣扎浮起的。他仿佛逆着时间，跌回了最脆弱的婴孩时期，被一种绝对的安全与滋养包裹。

天亮了。栓柱的高烧奇迹般地退去。山杏娘背对着他，在灶前摊煎饼。锅里飘来谷物朴实的焦香。

她端来一碗地瓜面糊糊，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醒了？喝口糊糊，长力气。”

栓柱想撑起身，却牵动伤口，闷哼一声。山杏娘放下碗，伸手扶住他。他就着她的手，喝了一口。滚烫，微甜，顺着食道下去，把昨夜那惊心动魄的滋味和浑身的严寒，慢慢熨平了。

“你这腿，不光这回的伤，”几天后，山杏娘一边用葱白煮过的水给他烫脚，一边说，“里头有老寒。”

栓柱一愣：“您咋知道？”

“夜里你蜷着，碰着都抽筋。”她不多解释，转身端来炒得滚烫的粗盐，用布裹了，敷在他那条从雪山带回寒气的腿上。滚烫直透骨髓，酸冷的寒气丝丝缕缕被逼了出来。

“土法子。”她说，“俺这里说，通则不痛。”

她又递来一张厚实的煎饼，一根白净的大葱。“吃吧。你们走南闯北，心里火气大，身子要通，不能光烧。”

栓柱学着咬一口煎饼，嚼半天，再咬一口大葱。辛辣直冲天灵盖，呛出眼泪，却觉得七窍都被这股生猛的力量冲开了。他摸着身上那件被洗净、用深蓝粗布补得厚实平整的大衣，粗粝的针脚磨着掌心。那些关于铁索、硝烟、雪山的滚烫记忆，在这间安静的土屋里，在这位沉默的母亲和窗外那座崮的注视下，仿佛被通窍的葱、滚烫的盐，还有那无法言说的生命之乳，一点点梳理、安抚，沉进了更深的地方。

六

时间在土炕上、在煎饼的焦香与草药的清苦中，缓慢流淌。

栓柱的腿伤从溃烂到收口，从剧痛到隐痛，再到能拄着棍子下地。窗外的崮，从白雪覆盖，到雪消露出青黑的崖壁，再到石缝里钻出倔强的草芽。

冬天，就在这无声的守护与等待中，一寸寸退去。

能稳稳走上几步那天，已是春天。山崖上的连翘花开得莽撞，开出一片明晃晃的黄。山杏娘把栓柱的军装和那件呢子大衣都递了过来。

军装洗净补好了。而那件大衣——它被仔细地刷洗过，表面的污垢和血腥气淡了，但呢料上那些最深沉的、来自不同时间的血渍，已沁入纤维，变成洗不掉的深褐色斑痕。破口处，被山杏娘用深蓝的沂蒙土布补得平平整整，针脚密实。

清晨的山风还很硬。栓柱接过呢子大衣，没有犹豫，将它穿在了军装外面。衣服上带着阳光和皂角的气味，也似沾着窗外若隐若现的花草气。那份熟悉的、沉甸甸的重量又回到了肩上，且比从前多了一份奇异的踏实。

“山药蛋”带着两个生面孔的战士来接他——反“扫荡”后，部队重整，老面孔不多了。

村口，那棵老槐树也抽了新芽。山杏娘把一布袋掺了野菜的煎饼塞进他怀里，布袋洗得发白。

栓柱立正，手举到一半，最终没敬那个军礼。他看着她的脸，千言万语堵着，最后只变成一句：“大嫂，保重。等打跑了鬼子……”

“嗯，”山杏娘打断他，“走吧。好好打。”她顿了顿，声音低了下去，“要是……要是往后在队伍里，碰见个姓张的沂蒙山小子，眉毛这儿有颗痣的……告诉他，娘和山杏，都好。”

他转身，走向被山花染出些许颜色的山路。走出很远，拐过山弯，他最后回头。

朝阳初升，万丈金光刺破晨雾，为那座亘古的崮镀上巍峨的轮廓。山脚下，村庄渺小如豆，山杏娘的身影与老槐树一道，在逆光中凝固成一道笔直而沉默的剪影。

光与影，山与人，在此刻浑然一体。

栓柱望着，忽然间，全明白了。

这沂蒙的“磐石”，从来不只是那沉默的山体。

是这山，是这山上每一道扛过风雪的石缝；是这人，是这人心里那道永不弯曲的脊梁；是这山与这人，在绝境中血肉相连、铸成的那道任何力量都无法撼动的——根。

他感到肩上那件补好的、带着洗不净血痕的大衣，陡然有了千钧之重。那里面缝进的，不再仅仅是弹痕与记忆，还有这份刚刚接过的、沉甸甸的托付。

他摸了摸左胸口袋，红星硬硬地硌着心。然后，他转过身，面向北方那片未知的战场，迈开了步子。

脚步踩在山路上，沉稳，坚定。

他要去把自己，也炼成一块合格的磐石。

榕树下的兵

■曹 展

记 忆

我常忆起营房旁的那棵大榕树。每当记忆的风轻拂，榕树下那些过往便如电影胶片般，在我脑海中缓缓播放，温暖而清晰。

初见榕树，是在1976年初冬。那一年，我所在的南通县三余区有200多名青年应征入伍。我们在三余轧花厂换上棉军装，登上长途客车，经南通港换乘轮船，又从上海上了绿皮闷罐车。几十节车厢，稻草地铺，我们一路欢歌，载着十八九岁的青春，奔向铁血的营盘。

车到厦门，车门打开的一瞬，所有人都愣住了。

家乡已有初冬的冷意，这里却满目葱茏，暖风拂面。路旁的树浓荫蔽日，粗壮枝干上垂下无数根须，像老者的胡须。后来我知道，这叫榕树，厦门人叫它“大胡子树”。它的气根自枝头垂落，触地便能长成新的树干，年深日久，一株便能成林。榕树在厦门随处可见，人们喜欢在榕树下乘凉、下棋、谈天，把日子过得从容而绵长。对于我们这些离家的战士来说，榕树则有另一种意蕴——它的根须不管伸出去多远，最终都会扎进土里，长成新的支撑。

初到军营，我体质弱，部队训练强度又大，有时候实在撑不住了，就到榕树下坐一会儿，看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听风过树梢的沙沙声。说来也怪，只要背靠那粗壮的树干，心里的焦躁便能慢慢平息。

榕树见证了我的军旅岁月。它见过许多个黄昏，我独自一人坐在树下，想念千里之外的南通老家，想念母亲做的饭菜和那片会落雪的土地。它见过孩子们围坐在树下听我讲雷锋的故事。那些孩子捡拾落叶做风车，爬上低矮的枝丫假装探险家，笑声像榕树的气根一样，一簇簇地落进土里。它也见过我的沮丧、我的迷茫和重拾信心后坚定的目光。

最难忘的，是那个初秋的傍晚。

那天训练强度格外大，我咬牙撑完全程，累得几近虚脱。收操后，班长叫住了我：“小曹，晚饭后到榕树下，咱俩聊聊。”

我心里有些忐忑。班长是江西南昌人，我们都喊他“老表”。他平时话不多，训练场上却是一把好手，动作利落，口令响亮，从不拖泥带水。被他单独叫去谈话，我不知道是哪里做得不够好。

晚饭后，班长已经坐在榕树下的那块青石上了。夕阳西沉，余晖穿过榕树的枝叶，在他脸上落下斑驳的光影。他看见我，拍了拍身旁的位置：“坐。”

我挨着他坐下。

“小曹，”他开口了，声音比平时低了些，“你跟我也有些日子了。我看得出来，你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劲儿，但我也看得出来，你有心事。”

我没说话。榕树上的知了忽然叫起来，像要把黄昏撕开一道口子。

“想家了？”他问。

我点头。

他望着远处的操场。那里白天还响着口令声和炮闩拉动声，此刻空无一人，只有暮色一寸一寸地漫上来。

“我也想。”他说，“我刚来那会儿，天天想。我家在赣江边上，想家了就去江边坐着，看水往北流。后来我们指导员跟我说，当兵的人，心里得装两样东西，一样是家乡，一样是脚下这片土地。想家不丢人，丢人的是光想家忘了站岗。”

榕树叶被晚风吹得沙沙响，知了还在叫着。班长转过头看着我：“小曹，咱头顶这棵树在这站了多少年，谁也说不清。台风来，它扛着；太阳晒，它顶着。它根扎得深，所以站得稳。咱当兵的人，也得学它。”

那晚我们聊了很久。他说起自己刚入伍时5公里跑不下来，老兵拽着他的武装带往前拖；说起第一次实弹射击，炮声响起的瞬间他吓得闭上了眼；说起有一年除夕站岗，他听见远处的鞭炮声，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我听着，心里有什么东西慢慢松开了。

从那以后，我更爱去那棵榕树下了。高兴时去坐坐，烦恼时也去坐坐。它不说话，但仿佛什么都懂。它的气根从枝头垂下来，一条一条扎进泥土，就像我们这些兵，从天南地北来，都在这里扎下了根。

退伍回乡，离开厦门那天，我特意去榕树下站了很久。晨光透过枝叶落在我肩上，像一只温热的手。我对它说：老伙计，我走了。它没有回答，只是把满树的叶子摇得哗哗响，像是道别，又像是叮嘱。

几十年过去了，我已变成两鬓斑白的老人，可榕树依旧在我心里长着。每当遇到难处，我就想起班长的话：根扎得深，才能站得稳。

20多年前，我和几位失联多年的老战友重新联系上了。隔着电话线，我们都已经辨不出彼此的声音。有人提议建个战友群，让我取个群名。我几乎没有犹豫——“榕树下的记忆”。

群建起来那天，天南地北的战友们纷纷往群里发老照片，有我们在“五七”高炮前的合影，有老营区的大门，有江头小学孩子们的笑脸；最多的，是那棵榕树。不同年份拍的照片中，树下的人换了又换，树却永远是那个样子，枝繁叶茂，气根垂地。

今年，是我们入伍50周年。当年一起爬上绿皮闷罐车的200多个南通青年，有的已经不在了，在世的也分散各地。但我知道，只要我们还记得那棵榕树，记得榕树下的那些黄昏、那些歌声和汗水，我们的心就永远在一起。

今夜，我独自坐在窗前，遥想营区那棵榕树——它一定还站在那里，气根垂地，独木成林，像一个兵。

而我们，永远是榕树下的兵。

“十环”

■韩羽辰

军营纪事

林晓第一次摸到自动步枪时，指尖传来的冰凉与沉重，让她忍不住缩了缩手。那把自动步枪比她想象中要重，枪身贴着掌心，枪托抵在肩窝，让她莫名有些心慌。张教员拍拍她的肩膀，语气温和：“先记住姿势，卧姿时身体要贴紧地面，两肘撑地，枪托抵于右肩窝，抵肩要顶实，这样才能保持枪支稳定。”

林晓点头，按照教员的要求趴好，可手臂还是控制不住地发抖。她试着瞄准靶心，可准星在视线里晃来晃去，像风中的烛火，怎么也定不住。

“呼吸乱了，”张教员走过来，按住她的手腕，“吸气，呼气，射击要控制好呼吸节奏，眼睛通过觇孔、准星瞄准下九环，三点一线专注于一个点上。”

第一次扣动扳机时，巨大的后坐力让林晓的肩膀传来一阵钝痛。报靶员的声音传来——“脱靶。”林晓的脸瞬间红了，攥着枪的手更紧了。

张教员没有批评她，而是拿起步枪，亲自演示给她看：“你看我握枪的手，食指轻轻搭在扳机上，不是用力扣，发力要均匀；身体放松，让枪身稳稳支撑在肩窝处，这样后坐力就不会使枪身歪斜、弹道偏离。”说完，她瞄准、扣动扳机，子弹稳稳命中靶心。

“我再来一次。”林晓深吸一口气，重新调整姿势。这一次，她慢慢吸气，再缓缓呼气，直到呼吸均匀，食指轻轻发力。“砰！”枪声响起，子弹打在了靶纸上。

从那天起，清晨，营区还在沉睡，林晓就早早来到靶场练习据枪。两肘撑地，将上身支起，双腿自然分开贴于地面，她把下护盖的前端轻轻搁在沙袋上，一遍遍调试着据枪姿势。练习中，她反复体会扣动扳机时那恰到好处的力度，仔细用眼睛去辨认觇孔与准星之间那条微妙的平正线。每一天，她都会把训练的点滴记在本子上。那些细微的偏差，出现的失误，都被她仔细复盘，变成第二天的进步。渐渐地，沙袋上的压痕越来越深，而她的目光，也越来越沉静。

日子一天天过去，林晓的进步越来越明显。她不再害怕后坐力，据枪姿势更标准了，呼吸也变得更加平稳，从一开始的脱靶，到命中靶纸，再到慢慢接近靶心。

训练的日子如水般流淌。终于，连队组织的阶段性考核来了。卧倒，据枪，深呼吸……林晓精准命中十环。靶场上响起战友的欢呼声。这些日子她明白了，射击不是靠蛮力，而是靠耐心、专注和坚持——就像人生路上的每一次挑战，只要不放弃，一步一个脚印，就一定能收获属于自己的“十环”。

文学作品

八一 壮英雄气 砺强军志 新时代军旅诗歌创作选登

写在杨根思烈士陵园

■李增瑞

碑身在影子里长出新骨
阳光穿过铁划银钩的碑文
像大雪
停留在我眼睫
没有融化的意图

陵园三面环水
把尘嚣隔在对岸
石阶向天空攀升
一级，一级
像鸟儿起飞前的展翼

陈列柜、衣冠冢
褪色的军装、磕瘪的水壶
以及字迹漫漶的
战斗日记
它们的沉默
是无声的呐喊
让每一只耳朵
都能听见
滚过历史长空的轰鸣

来自小高岭的泥土
颗粒与颗粒低语
讲述冻硬的冰雪
如何在牙齿间
变成钢铁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
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杨根思的铮铮话语
如轰鸣的雷声
每一道回响砸进后来者的胸膛
都炸出一颗舍身赴死的决心

我听到了1950年的寒风呼啸
听到了长津湖的严寒将钢铁冻脆
听到了杨根思厉声喝令
让通信员背上重伤员
和打完最后一梭子弹的重机枪手
一起退出阵地

空荡荡的高岭上
只剩下他一人
抱着炸药包
在毅然冲向敌阵的一瞬
拉响引信

火光升起的刹那
那天的月亮被震碎
半轮落于水壶的凹坑
封存
至今悬挂

离开时，恍闻雕像开口
声音是汉白玉的质地
向前走
顺着你们胸腔里的膛线
用骨血中炽热的火
把永不变更的使命
一寸寸烙进
年轻的心底

长征

第6717期

胜利者（油画） 陈国力作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